

秋潭竹枝詞
滿注

長/春

陈金祥

秋潭竹枝词浅注

陈金祥

长阳县文化教育局
政协长阳县文教工作组

合印

刘作忠藏

2/11/05

目 次

一、诗人彭秋潭和他的长阳竹枝词初探·····	陈金祥 (1)
二、彭秋潭竹枝词序·····	吴 照 (19)
三、竹枝词序·····	彭 淦 (21)
四、彭方山先生长阳竹枝词题词·····	杨于果 (23)
五、长阳竹枝词序·····	彭 淑 (31)
六、秋潭竹枝词五十首注·····	(35)
七、杨于果竹枝词四首注·····	(82)
八、彭淦竹枝词十三首注·····	(86)
附：饶锡光、刘家麟、谭文靖竹枝词十五首·····	(101)
九、跋·····	莫发达 (105)
十、后记·····	陈金祥 (107)

刘作忠藏书

诗人彭秋潭

和他的长阳竹枝词初探

“很山毓秀，彝水钟灵”，长阳县昔名很山，清江古称夷水。这里，地处鄂西，山川拥塞，江水萦洄，向被人视为穷乡僻壤。然而，“一派佳丽灵淑之气，时氤氲于岩谷间。”^①自古至今，珠合玉韞，人文蔚起，不少人致使乡里增辉。清代乾隆诗人彭秋潭就是其中一名佼佼者。

荆 楚 名 宿

彭秋潭名淑，排行二，以长阳古时又曾一度号方山之义，自号方山居士。

秋潭“善诗，古文、词兼工书翰而有治才”^②，其作品有《秋潭诗集》、《秋潭外集》、《秋潭败帚》、《秋潭穷言》及《蟾芝集》等等。因此，时人称誉他是一名“笃于吟事”^③的“荆楚名宿。”^④

①长阳县志卷五，田恩远《修长阳县志序》

②长阳县志卷五，乡贤，彭淑。

③长阳县志卷七·遗闻。

④长阳县志卷六，杨于果撰《彭方山先生长阳竹枝词题词》。

彭秋潭的先祖“世为长阳人”。其家族原籍江西吉水，迁寓长阳到雍乾年间为止，已历时达三百年之久。长阳本是土家族的先民之一——巴人的故乡，又地近容美（鹤峰）和湘西，从古至今，这里的山川土地都是土家人世代开拓垦辟和聚集生息的场所，这里的乡风民俗都保存着浓厚的土家风情。因此，同今天生活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鄂西鹤峰、咸丰土家族自治县的彭姓居民一样，在经过了几数百年的民族融合之后，彭秋潭的族籍也应归属于土家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前清时期崛起在大山里的一位土家族诗人。

有关彭秋潭的生卒年代，县、府志书均未见明确记载。据考：他的兄长彭淦年二十八即从父亲手中接承了家业，是时，父亲召集他们三兄弟而对彭淦说：“今老矣，汝于诸子中，皆十年以长，自今以后，饮食教诲，惟汝任之，勿以家事烦顾老子也。”彭淦生于一七三八年（乾隆三年戊午），十年以长，就是说，比其弟大十岁，彭秋潭应生于一七四八年（乾隆十三年戊辰）。

秋潭自幼生长在乡间。其家座落在县城西北三十里地的彭家口。这里，山青水秀，稻粱丰腴，溪流蜿蜒，鱼虾肥美，

①长阳县志卷六，陈诗撰《彭述斋先生墓志铭》。陈诗：蕲州人。乾隆进士，官工部主事，一生著作极富，多毁于火。现存有《大桴山人偶存集》《湖北旧闻》等书。

②《长阳县志》卷六艺文·创建红岩寺序。

③见《容美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，彭秀枢撰《关于土家族的历史沿革》。

④长阳县志卷六，陈诗撰《罗田县教谕良庵彭君墓志铭》。

即《水经注》所记述的古代丹水所在。在长阳，与前河——清江相对应，人们俗称为后河。

优美的风光，淳厚的乡风，民间的疾苦，给青少年时代的彭秋潭以耳濡目染，影响是极大的；同时，也为他以后所“歌咏土风”的《长阳竹枝词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。有如“休掘黄姜蕲药鱼，彭家口上好安居，红岩寺后三间屋，记得我依旧读书”以及“春山野韭比葱肥，多少筠篮采摘归，拔韭那能留韭本，何曾倒韭要风吹”等等，都是他经历和目击的记实之作。

阅读秋潭的诗文，往往给人以一种清新蕴藉，警策励人的质感。而他那雅俗共赏的格调又尤其特点，其雅，不落于艰涩；其俗，不流于平庸，就如“一层麻布一层风，十层麻布也过冬，饱餐稀饭蘸豆腐，格兜火畔热烘烘”这首竹枝词，以俗话入诗，似道家常，其亲切含婉的乡土风情，读之叫人畅然！可见，秋潭的文学素养是很好的。而这，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点：一是他能够刻苦攻读。二是他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。三是他能细心地观察生活。在《秋夜读书彭家口草庐》一诗中，他形象地描述了当时苦读的情形：“窗竹摇秋风，独客起中夜，切切寒蛩鸣，萧萧凉露下……”可以说，古往今来，一切有成就的人物，他们之所以能在某种事业上取得成功，无不与他们锲而不舍，刻苦努力的精神分不开。秋潭亦然。当然，彭秋潭当日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。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大抵如此。

彭秋潭的家庭又算得上一个书香门第。他的太祖名一道，曾祖名上达，“皆不仕”，而祖父庭芝是“县学生”，早逝。其父彭祖贤“自力于学，年十七，补博士弟子员……又三十年，充贡入太学，拣选教谕……暮年，德望并著。”

其母刘孺人，娘家居长阳磨市刘家棚，“累十余世士族，为学官，孺人习闻庭训，动止必依礼法……淑将作吏，半先训戒之曰：‘若（即你）必以不贫为宝。’”¹ 秋潭的兄长彭淦也是一个读书人，“年十四，补县学弟子员，又十四年，拔贡成均。”后选授为罗田县教谕²。毫无疑问，在这样一个家庭中，父兄的影响，母亲的督促，对秋潭其后的作为总是不无联系的。一七七〇（乾隆三十五年庚寅）彭秋潭中举于乡，时年二十二岁，紧接他“屡试于南宫，筑土于江右³”，一七八年（乾隆四十三年戊戌）最后一次去北京参加会试，中选，从此，他踏入了仕途经济的道路，历任了江西吉水、瑞昌、崇仁、弋阳、瑞金等县知县，最后升调到临川广信府河口镇任同知，直至逝于任所。史称他“居官清慎，不事奔竞、以能著江右二十余年。”⁴由此推论，彭秋潭享年有五十多岁，卒令在一七九八至一八〇八年之间。

秋潭死时，他的好友，同时在江西为官的长阳人饶锡光闻讯十分悲痛，写了两首哭祭诗以追悼亡者，其中之一有“云沉南浦家山远，露泣红岩草木悲”句。南浦者，古地名，即今江西省南昌市西南一带，唐人王勃《滕王阁》诗有“画栋朝飞南浦云”句。红岩，指靠近彭家口之红岩寺，寺侧有茅屋，为秋潭儿时读书之处。现寺已毁，红岩地名犹存。

¹ 见2页注1。

² 见2页注1。

³ 南宫，原为宋皇室子弟的学塾，其后泛指京考。江右，江西省的别称。

⁴ 见1页注②。

云沉南浦，露泣红岩。秋潭生前，其名著于江右，秋潭死后，乡梓仍存追思，他的名字传之后世，终于标示在一九三一年成书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上，上书：“彭淑，〔清〕，长阳人，字秋潭，乾隆举人。喜学问，能文章，好切言高论。有《蟾芝集》。”

风 雅“竹 枝”

彭秋潭以其才和能驰名江右和荆楚，而他真正的成就还是文学、诗词和书翰，而在文学中最具特色的，又是保存在《秋潭诗集》中的“长阳竹枝词”。

竹枝词本是巴渝一带的民歌，与音乐、舞蹈相结合，“含思宛转”^①，抒情味极为浓厚。中唐时，诗人刘禹锡谪居夔州（今四川奉节），他以屈原居湘西作《九歌》为榜样，填成了“竹枝词”两组共十一首，如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唱歌声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还有晴。”“山上层层桃李花，云间烟火是人家，银钏金钗来负水，长刀短笠去烧畲。”篇篇风韵清丽，首首皆成绝唱。从此起，历代的诗家，有如宋苏轼，元杨维禎，明吴伟业，清郑板桥等，都祖述风雅，踵相唱和，致让“竹枝”之名，传播远近，为人钟爱之情，久历不衰。

“此是下里巴人音，短歌不尽此情深。”^②彭秋潭填写

① 见唐刘禹锡《竹枝词九首引》

② 彭秋潭竹枝词第五十首：此是下里巴人音，短歌不尽此情深，夜雨潇潇一樽酒，请君细听竹枝斟。

的长阳竹枝词，情之所在，在于“敷陈土风，布告勤苦，质而不阿，微寓劝戒。”^①其目的，其意义，都很明确，再加上他洗炼的笔墨，质朴的文风，因此，“长阳竹枝词”一面世，仿佛璞玉生光，当即便博得了不少骚人墨客的推崇和唱和。与他同时在江西作官的吴照评所说：彭秋潭的竹枝，“敷里巷之谈，寓讽喻之旨，音节古雅，宛合巴渝，即拟以竹垞《鸳鸯湖棹歌》专组织吴会故事者殆逊。”^②竹垞，即清初名文学家朱彝尊，号竹垞老人，他一生著述甚多，并辑有《词综》、《明诗综》等。将秋潭的词作与朱竹垞的作品相提并论，评价不谓不高。

与此同时，彭秋潭于一七九二年因母丧自江西崇仁“旋里”时，他的兄长久别重逢，一见“竹枝”，便“见猎心喜”，说它“陈风俗之淳朴，表土物之纤薄，慨习尚之变移，语从质朴，意存规劝，有“风诗”忠厚之遗，兼‘美人香草’之意。”将秋潭的“竹枝词”更提到了与风人体的《十五国风》和屈原《离骚》媲美的高度。

固然，封建时代的文人，意气相投者是往往脱不了相互谀美和捧和的，这里，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这样的意味。但是，客观地看起来，“长阳竹枝词”凡五十首，也确有不少语语可歌的佳作，耐人咀嚼，耐人寻味。

首先，就其题材而言，它的接触面是较为广泛的。秋潭笔墨所及，长阳的乡风民俗，山川田赋、地望人物、物产方

① 长阳县志卷六，彭秋潭自撰《长阳竹枝词序》。

② 长阳县志卷六，吴照撰《彭秋潭竹枝词序》。

长阳县志卷六，彭淦撰《竹枝词序》。

技以及灾异异闻等等，远至古代传说，近至眼底小事，都反映得绘声绘色。每一首，作者都仿佛不费心力，信手拈来，而又给人以某种思想上的启迪或艺术上的享受。没有对生活的入微洞察和真切了解是很难办到的。

其次，就其内容而言，它蕴含的宝藏就更加丰富了。前人说：“《竹枝》咏风土，琐细诙谐皆可入，大抵以风趣为主。”^①其实，这就是竹枝词所特具的浓郁的地方色彩。彭秋潭“操土音，说家常”，其地方色彩渗透在他的作品中，也确给人流畅开朗，音韵浏亮，出语平浅而意境深广的感觉，或咏史，或叙事，无一不体现出上风、土情、土色、土香。试举例：

“灯火元宵三五家，村里逐鼓也喧哗，

他家纵有‘荷花曲’，不及侬家唱‘采茶’。”

这是一首写风尚习俗的竹枝词。浓郁的乡土气息，从诗人笔端洋溢而出，如闻其声，如见其景，二百多年前清江两岸春节时的节庆场景，竞奔在人们的眼底。如今，“荷花曲”这种民间小调已经难得听到了，而“采茶歌”却很丰富，仅音乐工作者所搜集，就有十四种之多，曲调的幽雅动听是自不必说的。至于“逐鼓”，即是踏鼓而歌的舞蹈。自古以来，生活在清江两岸的长阳群众就有歌舞的传统。据《华阳国志》载，武王灭纣，“巴师勇锐、歌舞以凌殷人。”^②先秦时，长阳地属巴国。商末，巴国武装力量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讨伐商纣王的人民战争。战场上，勇敢的巴国军队用歌

① 见清人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二十九。

② 转引自童恩正《古代的巴蜀》第121页

舞打败了殷商的队伍。在今天看来，似乎传奇。其实，这并不难理解，这不过是两军交锋之前，巴军举行的一种歌舞仪式，用以长自己的士气，灭敌人的威风罢了。这大概是长阳群众喜好歌舞的最早记载吧。其后，汉有“巴渝舞”①为汉高祖刘邦所赞赏；唐“联歌‘竹枝’，吹短笛、击鼓以赴节，歌者扬袂踣舞”②，为刘禹锡所亲见。延至今天，群众在节庆之外，每逢红白喜事，也往往习诸歌舞，用来表达庆祝和纪念。红事跳花鼓，恭祝新婚，届时笑语喧盈，彻夜不息；白事跳丧鼓，冲淡悲氛，其歌高吭动听、其舞诙谐粗犷。要说，而今耳目所及与两百年前彭秋潭的见闻所不尽同的，是节庆之中增加了许许多多新的内容，形式更丰富更多采更赏心悦目，规模也更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再如历史传说：

“上船夷水射盐神，巴姓君王有旧闻，
问王何许称天子，务相当年号廪君。”

旧闻何在？长阳是块古老的土地，清江古称夷水。相传，古代的巴族发端于长阳的“武落钟离山”。巴族的头领名务相，其后代称他为廪君。据说，他带领部族“乘土船”而至“盐阳”，受到了“盐水女神”的一段纠缠，廪君将她射杀了，继而率众“君乎夷城”、建立了历史上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巴子国。这段故事，实质上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晚期母系制的解体和父系制的确立，进而为奴隶社会所取代

①见7页注②。

②见5页注①。

③长阳县志卷一，沿革·引《太平寰宇》记卷168·廪君

的历史。可是数千百年来，务相的子孙对于祖先的“业迹”只保存着一些蒙蒙胧胧的传记，他们出于敬重，给祖先的亡灵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，而又误“相”为“向”，把廩君称做“向王天子”来加于膜拜，因此，清江上下八百里，沿途的“向王天子庙”香火鼎盛一时，而以“向王”命名的地方且比比皆是。秋潭的这首竹枝词敷陈的是清江土风，讲演的是长阳历史，有如说书，听起来是饶有趣味的。

又如写山川风光的：

“纱帽山下见郎心，白马岩前泪满襟，
郎戴乌纱骑白马，莫教妾作石观音。”

纱帽山，白马岩，在县东三里，遥相对映，十分形象，在两山之间，有自然生成的石观音象，又称石美人，天工神斧，造型逼真。这首词，作者用一句起兴，三四句作比，十分含蓄地倾吐了封建时代妇女内心的忧愁和痛苦。很显然，作者对那个时代妇女们的人身遭际是很同情的。在作者笔下，这种同情感又表达得很含蓄，很深沉，他没有就山写山、就石写石，而是托物言志，寓情于景，充分地张开了想象的翅膀，将纱帽山、白马岩、观音石这三个毫无联系的事物进行了一番精巧的结构。从而，乡里的山山石石，都被作者赋予了精神和灵魂，仿佛成了呼之能言，情衷意笃的活人，意境全然一新，这种以比兴写人的手法，是民歌所常用的典型特点，可见，作者是深得民歌体的竹枝词的真髓的。

还如写水旱灾害的：

“低田生埃已亥前，撑船入市戊申年，
依山自有阴阳石，不理阴阳底不鞭。”

己亥，即乾隆四十四年（一七七九年）。这年前一二年，长阳遭特大旱灾，人们以草根树皮充食，饿殍载道，一片凄

凉；九年后的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，长阳又遭到特大洪水的袭击，是日，县城沦为泽国，田地房屋尽被冲毁，清江两岸，惨遭浩劫，黄流所到，满目疮痍。彭淦诗中记有此事：“亘古初经泽水流，浇田敝屋尽沉浮。”人民的损失是巨大的，而生活的困苦自不待言。

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难怪当时在长阳当知县的杨于果一见秋潭的词作，便大发感慨，他说：“此‘长阳竹枝词’即可作长阳之《乘》《桡》观也。”《乘》，春秋时晋国的史书，《桡》即《桡机》的简称，春秋时楚国的史书。二者在这里皆泛指历史。诚然，谈‘长阳竹枝词’，我们确深感，与其说它自存风雅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，毋宁说，它有着更丰富、更广阔的社会学、民俗学的研究价值。秋潭留下的点滴文字，为我们了解过去的那个社会的地方风俗民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“我有衾影，求其不愧”

文如其人，诗亦如其人。彭秋潭的竹枝词是他心声的流露，也是他人格的表现。他在他写的《为我堂铭》一文中自勉道：“我有衾影，求其不愧。我有子孙，求其我类。”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究竟又是怎样要求自己的？通观他的诗文，有两点颇值一顾。

一、景仰古时忠臣志士。景仰敬慕古之仁人，实质上是以为人为镜，把古仁人之所为作为自己做人的表率。这种情

①见1页注①。

怀，远在他为官之前就有较深切的表露，所谓“青灯对古人，抱影泪如沱……我欲乘长风，何以有羽翰”^①就切情切意地抒发了自己的胸臆和抱负。其后，他做了官，以“清慎”自励，在其竹枝词中又写下了这样一笔：

“雷台气节古遗思，象简乌纱想象中，
一自堂东添象设，惠民坊拜裴公公。”

裴公公，即明初长阳人裴承祖。彭家的居室就是裴的旧宅。裴于“洪武中以秀才异等拜监察御史。”^②，为人刚正不阿，治狱平允，不畏权贵。为弹劾皇亲武定侯郭英不法一案，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遭。据《明史》载：郭英其人，妹为帝妃，本人又以军功受封为武定侯，正是权倾朝门，甚邀帝宠的时候。值此，“御史裴承祖劾英私养家奴百五十余人，又擅杀男女五人。”罪案上陈，结果是“帝弗问”，皇帝有意加于袒护。继而，金都御史张存等人仍一再弹劾，紧追不放。迫于情势，洪武帝不得不“命诸臧里大臣议其罪。”可是，“议上，竟宥之。”最终还是被袒护下来了。事情到此是否就结束了呢？没有。不久，裴承祖被排出了京师，受到了降级处分，“出为浙江按察僉事”，不言而喻，在这一案中，他成了一个牺牲品。

然而，在正与邪，好与坏，忠与奸的分野中，民众的眼睛是最清楚的。裴承祖的事迹留传在民间，他故乡的民众并

① 彭秋潭诗《秋夜读书彭家口草庐》。

② 分见于《明史》列传十八第3822页及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1380页裴承祖条。后者将裴“劾武定侯郭英”讹为“郭勋”该事发生于洪武三十年，并非“永乐中”中。

没有忘却这位多少曾反映过一些人民意愿的封建官员。就在他的故宅旁，人们在宅东建祠塑象，供上“象简乌纱”、称他为“惠民神”，称祠为“惠民坊”^①。坊上镌有对联一幅，上书：“生为廉宪使，殁作惠民神”。人民是没有辜负袁承祖的。人们把当做神来膜拜，虽然含有愚昧和迷信的意味，但在那个时代是不可避免的，是可以理解的。重要的倒是道出了处于封建重压下的民众内心的呼声。“霜台气节古遗忠”，这首竹枝词，彭秋潭一语开宗，是凭吊，是纪念，也是追思。他的心地、他的情怀，是不难剖白的！

要说，彭秋潭不仅仅在他的诗中，而且在他的文中，也有一些十分精警的议论。如《题宋刻宝祐丙辰科题名录后》一文，他对文天祥、谢枋得、陆秀夫等人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就持十分称赏的态度。文、谢、陆三人同为宋理宗宝祐四年（一二五六年）进士。在这届赐进士及第出身的五百六十九人中，文天祥名列第一。考官王应麟看了文天祥的卷子，当即褒奖有加，他对理宗帝说：“是卷古若龟鉴，忠肝如铁石，臣敢为得人贺。”德祐元年（一二七五年）元兵南下，宋军溃败，文天祥退守潮州。景炎三年（一二七八年），受元军张弘范部所追击，终于兵败被执，拘燕四年而矢志不降，被元世祖忽必烈处死^②。他作的《正气歌》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曾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在其后年代争取民族独立、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赴汤蹈火。

① 此坊早已坍塌无存。

② 分见于《宋史》列传一七七第12533页文天祥条；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十第1761页；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55页

与此同时，谢枋得^①、陆秀夫^②抗元兵败亦都气节凛然地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步。谢誓死不仕元，为人强迫至大都（现北京），绝食而死，后人以“文节”的名号追谥他，以表彰他不为武力所屈的节操。陆秀夫被追击于崖山，先驱妻子赴水，后负帝蹈海而壮烈殉国。

总之，生为人杰，死为鬼雄，文、谢、陆三人在民族危亡的急难关头所做出的崇高选择，使他们成了数百年来中国人民所敬重的民族英雄，他们的气节是留给中华民族的一份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。彭秋潭在弋阳任上，访谢文节的子孙，有幸获见了丙辰榜题名录，“焚香肃披，占墨灿然，循环不忍释手。倾息之忱，与饮千佛名经者不侔矣。”可见他是何等激动！当即他于册后题词说：“嗟乎，国无君子，何以能国；上无廉耻，何以立身，朝廷必重士而后贤才兴，士大夫必有耻而后万世立。三君子当宋之季，大节炳若日星，百世之下，闻者兴起，而一推本朝廷，以为尊贤重士之报，岂不然欤！”^③这是一段何等明快的议论，听之真叫人击案！这对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振兴中华的四化伟业来说，不是有着某种思想上的启迪么！

彭秋潭的见解，精警透彻，令人折服，而今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大胆和坦白。众所周知，清

① 分见于《宋史》列传一八四第12687页谢枋得条；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1677页

② 分见于《宋史》列传二一〇第13275页陆秀夫条；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第1116页

③ 彭淑《题“宋刻宝祐科丙辰榜题名录”后》

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全国各民族，特别是汉族人民的绝对统治，很注重所谓“恩威并用”的两手政策，一方面开科取士，对一批文人施行笼络；另一方面，则是大兴文字狱，动辄坐族株连，在思想文化领域给人以一种强烈而持续的精神震慑。因此，康、雍、乾三代的文网之密，处罚之重，规模之大，较历代为甚，而秋潭所处的乾隆一朝，又尤其显得频繁和严酷，可以说，是“盛世”的又一顶峰。例如，一七五六年（乾隆二十年），胡中藻诗中有“一把心肠论浊清”句，乾隆以“加‘浊’字于国号之上，是何肺腑”的罪名，将其处死。一七七九年（乾隆四十四年），沈德潜因其《咏黑牡丹诗》有“夺朱非正色，异种也称王”句，他人已死仍被剖棺戮尸。一七八〇年（乾隆四十五年），石卓槐著《芥园诗钞》，内有“大道日以没，谁与相维持”句，被凌迟，家属发遣为奴。就是在这种众口紧钳、世风沉寂，一代文人多不敢随言便道的局面下，彭秋潭却独独在那里“切言高论”，大胆评述宋元之交那一段掌故佚闻，并对反抗异族的文、谢、陆三人那样地推崇褒扬，这总不能说成是合乎时宜的吧。难怪饶锡光称他有些“傲骨”^①，也难怪他自己也说“平生为人所骂”^②，今天看来，他不过是有点不同凡响、有些出格罢了，其实，认真地说，这种对古仁人所流露出的出格的敬重之情，正表明他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明确的美与丑，正与邪的分野，这也正是他人格的闪光之点。

① 饶锡光悼秋潭诗有“原知傲骨也多少，别有愁肠不语贫”句。

② 彭秋潭《梁园唱和集序》（长阳县志·艺文）